

夜的黑

◎高德群

—
母亲喊我和她一起去河北的舅公家。那时我不到十岁，父亲生病，得借钱。我拖上鞋跟着她出门。

所谓“河北”的“河”，其实就是通吕运河的一段。舅公家捕鱼、贩鱼，有点钱的。但是最后没借到。舅公抽烟叹气，母亲站了一支烟的工夫，就带我回家了。

天已完全黑了。母亲擦拭着眼睛，走得很快。我跌跌撞撞地跟着。运河南岸有大片荒地，以前是乱坟场。前两天下过雨，路泥泞不堪，我被路边草丛里跳出的野猫吓得一愣，等缓过神，母亲已经走远了。

夜巨大的黑翼，从不远处的孤零零的树上铺下来。几乎没有风，野草丛和树梢却还是晃动着。有夜鸟无声地掠过，留下捉摸不定的影子。我清晰地听到我鞋子擦过泥土发出的簌簌声和我发出的呼吸声。远处草后有一两点光忽隐忽现，也许是野猫的眼睛，也许是磷光。初秋的晚上，其实并不寒冷，我却感到寒冷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，晚上那一碗粥的热量消失殆尽。我裹紧衣服，屏着气蹑手蹑脚地小跑，唯恐声音把坟墓里的鬼魂给招来。我把自己团起来跑着，我的体力和温度在夜的翅膀掀起的风里一点点往里紧，缩到了心肺之间极小的深处。

这条路平时白天走过，晚上偶尔也走过，但以前都是有村里的人一起在路上，有说话声。但今天，黑暗包围着我一个人和稀淡星光下我的影子。这荒地里的光声影，都叫夜色给吃干净了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和寂静。

也许是很久，前面传来了母亲的呼唤声，母亲折回来找我了，我想答应，但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母亲搂住我，我能看到她的眼泪如清细的水流般流淌，我知道她不光是为我而哭。我没有告诉她关于夜的黑，我甚至都没有哭，但那一个晚上，我懂得了人生的艰难。

后来求学、工作，很少经过这条路。再后来开车走过，却只走了两三分钟，道路已经是水泥路，两边都是厂房了。有时，我甚至怀疑是否有过这一段夜路，我常常怀疑我的记忆是否有误，一向刚强的母亲又怎么会流泪。但那一个晚上隐藏的寒冷和恐惧却还会偶尔在半夜跳出来，让我久久不能入睡。

—
二

父亲上过村小，识几个字，能读全本的《说岳全传》，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讲的鬼故事。他说，如果晚上走路，后

面有声音喊你，你千万不能答应，也不能回头，如果应一声，魂就被鬼收走了。他说以前出海捕鱼时，半夜起来，看到远处深海有一排红灯笼，忽高忽低，这是死在海里的船民点的。

后来，读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，才发现书里也有这样的记载，只不过解读不同：风雨晦明，恍同太古；卧床外，即睹洪涛；枕畔潮声，如鸣金鼓。一夜，忽见数十里外，有红灯大如桔槔，浮于海中，又见红光烛天，势同失火。实初曰：“此处起现神灯神火，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。”

像这样神神叨叨的鬼故事，我更多的是从李家老太那边听到的。其实也不需要她讲，一到了她屋里，神秘的空气就充满每个毛细孔，打着寒战地跳动着。她的屋子很小，却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放了一具很大的棺材，犹如一只巨兽狰狞地趴在那里。其他家具都旧，就这棺材因为每年油漆，新得晃眼。她就坐在靠棺的一把椅子上晒太阳，眼神空洞地看着门外的草木枯荣。等我们几个孩子经过，她会从灰罩衣口袋里拿两块糖出来，阳光下，这些糖犹如伊甸园的苹果般，发着光，诱惑着我们。

她的鬼故事常和她的经历绞在一起。她说，以前啊，我天没亮赶路去街上（吕四农村人对吕四镇区的叫法），路上没人啊，我走得很快。雾大，打湿了头发，我往上拧，就看见前面忽然有个白衣女子，我有点怕，但还得往前啊，那个白衣女人却也往前飘着，她没脚的，就这么飘着。快到街上了，有灯光了，那女人就不见了。

她指指屋前的小河，这里啊，淹死过一个小姑娘，晚上，我就听到窗子外有小姑娘唱歌，九九那个艳阳天，十八岁的哥哥坐在河边。

小伙伴中有个水性特别好的，有次听了故事出来，就说，我们跳下去，看看水里有没有水鬼。然后，真的跳了下去。结果在李老太太的尖叫声里，摸上来两个老菱。但我们终究还是没敢生吃，扔了。

李老太有个儿子，几乎从来不看望母亲的。有个侄女，倒是孝顺，逢年过节都买些东西来，陪她吃个饭。村里也给些补助。她就让人买些糖，等我们这些孩子经过时，喊过来，陪她讲讲话，她说这样热闹，晚上太黑了，没光没声音的。

老太死后，还是没用上棺材，是火化的。棺材去了哪儿，我们这些孩子也无从知道。那间小屋后来也倒塌了，那块地长满了草，开着野花。

后来，母亲也提及过李老太，说，没有子女在身边，夜就特别长、特别黑。母亲生过七个孩子，拉扯大的是四个。平

时她和父亲很早就关灯睡了，等我们姐弟回家了，就到处开着灯。母亲忙里忙外的，不让我们做饭洗碗。到我们要走了，她就送到围墙门口，眼神空洞无助，使我想起很多年前，那个夜晚的黑。那种黑暗，在子女不在家的晚上，会如何侵蚀母亲的每一缕断续的思绪，我竟也无从知晓、无力消除。

三

我上的小学是村小，叫七甲小学，离家走五六分钟的路程。上二年级时，有个插班的女生成为我的同桌，姓刘，这也是我学生生涯里唯一的女同桌。但老师介绍她时，是虎着脸的，话里话外说的是不允许我们和她太过密切。同学们都说她父亲是反革命。

时间长了，我还是和她说了话。她说她老宅就在邻村，还有个姐姐，跟妈妈在城里上学。她父亲被下放到老宅接受再教育，她是跟着父亲回来的。

她大多时间里是沉默寡言的，只在周边没人的时候和我说话。有次，她让我看她的手，我说这有什么好看的，她睁大眼睛，竖着手指，说，你看，我的手是不是特别长？阳光下，她的血管青葱般隐没在白皙的皮下，手指透明有光。她说，我一直练钢琴的，给你弹一个吧？说着就在桌面起落落地运起手指。

但这种快乐很快就戛然而止。村里抓了个小偷，到学校操场来开教育大会。一开始，她和我们一样说说笑笑，但当台上又多了两个陪着示众的男人后，她忽然脸色大变，低下了头。从此，她再没和我和其他同学说过话，每天就呆坐着，最多的动作是埋头趴在桌上，一下课，就匆匆回家。

后来，她转学了。临走，她看了我一眼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，就走了。

我是在长大后一次看老电影《天云山传奇》时，突然明白了她性格大变的原因，那天，是她的父亲被示众了。

她的父亲后来有没有平反、有没有恢复工作，她是否还弹钢琴，她趴在桌上往下看的时候，是否很暗，一切都无从知道了。

四

现在，很少有人能感受真正的黑了，到处都是光，映衬得连星星也不如以前的明亮了。但黑暗还是会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，不时地渗出来，甚至淹没整个人。

我常常在这片黑暗浸润心脏之前选择读书，或者把音乐声音开到把我完全埋起来。

我知道，其实我是父母和孩子的光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亲人朋友的光，照进他们生命的黑暗。虽然不会消除夜的黑，但有了光，黑暗和恐惧就有物可援，就可以接住。



晨雾

◎吴有涛



一只鹰的自述

◎费一凡

“嘎呀！嘎呀！”几声高亢的鹰啸在山谷中回荡。父母把我堵在了洞口。我十分疑惑，又想往里迈进，可平时对我疼爱的父母居然对我一顿啄咬！我低下头，啊！我一惊，丰满油亮的羽毛、尖利的爪子，这是我吗？父母是在让已成年的我开始自己的生活啊！我心中一酸，振翅飞往了天空。

父母生活的区域附近是绵延的山脉，在父母的镇压下，方圆几十里无其他鹰，我轻松找到了洞穴，安了家。

一个晴朗的夏日，我正在领地里巡视，忽然，远处响起几声愤怒的鹰啸。这声音，是一只雌鹰！我急忙向声音源头赶去。飞着飞着，我发现她了。她的羽毛柔顺，在太阳的映照下散发出青春的光辉，她的喙上有一个淡蓝色的斑点，就叫她蓝嘴儿吧。蓝嘴儿正警惕地盯着一条眼镜蛇，但畏惧眼镜蛇的毒性，她不敢攻击。我一振翅，迅速冲过去，利爪熟练地抓住蛇的七寸，把它从半空抛下。我们共享了这顿午餐后，便一起飞回洞穴了。

北风怒号，我们的鹰雏在前不久破壳而出。因为多日未能抓到猎物，蓝嘴儿决定与我同行。离洞不久，我们就发现一只小山鸡，蓝嘴儿立马俯冲下去。可飞近一看，我立马发现了不对劲，那山鸡看见我们没有逃跑，甚至没有惊慌。我刚想鸣叫制止蓝嘴儿，可为时已晚，一只大网罩了下来。

“嘎呀！”我绝望地叫了一声，飞速冲到蓝嘴儿身边，用喙撕扯网，用爪子抓网，近乎疯狂。大半天过去了，我累得两眼昏花、口吐白沫，体力消耗光了，那网已破开了个大洞。我完全在靠意志支撑着，可现在，我绝望了。“快，那边！”“刚才是鹰在叫吗？”“赚大发啦！”是偷猎者！我盯着那片的火光振翅起飞，向那群偷猎者飞去。

“就是那只，快追！”这群贪婪的偷猎者，也不顾射程，只知道乱放子弹。霎时间，枪声、狗吠声混杂在一起。为了吸引他们，我故意飞得跌跌撞撞，他们更兴奋了，任由我带着他们在山谷中转圈。

“嘎呀！”一声高亢的叫声从身后传来，是蓝嘴儿！我立马回旋升空，和蓝嘴儿比翼齐飞，只留下偷猎者一脸茫然。